

好 年 頭

著 趙 霞 艾

行 發 店 書 光 春 海 上

民國廿四年二月初版

實價大洋貳角五分

好 年 願

有作	著權	翻印	必究
----	----	----	----

著作者	艾霞遺著
發行者	高鵬天
出版者	春光書店
印刷者	春光書店

總發行所

上海棋盤街交
通路中
春光書店發行



艾霞遺像

好年頭

艾霞遺著

一

風，自入秋以來是刮過了三次，天氣漸漸地冷了。河岸兩旁的柳樹枝上，還掛着幾條稀疏的黃葉。一陣風吹來，接着片片的枯葉在空中舞盪。

好年頭

劉炳根已把那件過冬的破棉襖穿在身上；他的身材還高大，稍微有些駝背。這已經五十七歲的老人家，在他深思或是發愁的時候，頭上刻着的皺紋，深深的顯出幾條彎曲的小溝，就失意地仰起頭望着蒼天，長長地嘆一口氣。當那一片碧綠的稻葉，及一

粒粒黃澄澄的穀子長得豐盛的當兒，他就會高興地用手去摸摸那幾根不很整齊的灰白的鬍子。這些都明白地顯示着劉炳根是個安份，勤懇而且很慈藹的老人。

他住在靠近墊橋村的一條河岸旁。

這天，他剛吃過中飯，正午的太陽怪暖和的，他覺得有點熱，一面抽着旱烟袋，一面走出大門，沿着河邊來回的渡着。他把右手去抓那有一點潮和癢的脊背，然後用左手的指甲把抓癢的指甲縫的污泥挖出，順手往破棉襖上一抹。

一羣孩子的喧鬧，吸引住劉炳根停了脚步，他回過頭來一看：在稍遠處有一隻小汽油船正向這邊駛來。他走近那已站着許多

人的停船的地方。

船是越駛越近了。

——都是這批外國勞什子到了鄉下，咱們鄉下人就窮了。

劉炳根聽見有人這樣恨恨地說着。胖胖的杏錢——他家的長

工，拍着炳根的肩膀：

——大概是你從前的老東家傅老爺來了。

——也許是吧！

劉炳根也這麼想，照每年收租的習慣應該是傅老爺來的。

大家正在紛紛猜測的時候，汽油船已經抵岸。船頭上果然是

傅老爺傲然地坐着，口裏啣着雪茄烟，在那堆有肉的浮腫的兩頰

中嵌着扁闊的酒糟鼻子，雖然在他笑的時候，也顯出一副可怕的神氣。椅子後面站着一個穿藍布長衫的粗壯的地保老曹。

慢慢的，傅先生邁着方步，搖擺着身軀踱到岸上，老曹威武地緊緊跟在背後。

劉炳根趕忙迎上去招呼過了。

——你現在總算好了，自田自種。

地主傅誠露出很不自然的笑容，意思是要劉炳根說幾句感恩的話。

杏錢的脚同他的嘴是一樣地快，他知道傅老爺就要到老林那兒去收租，急忙地跑去報告。

老林是佃戶，他的老婆同女兒因為去年的地被水沖了，連急同餓，不上三個月就先後的病死。他家裏只有他跟一個十二歲的兒子，住在離劉炳根家不遠的一間破屋子裏。

老林氣喘喘地移動着肥胖的大腿，剛跑進門就看見老林，他指手畫腳地半晌才吐出幾個字。

。——傳……傳……老爺……就要到，……到你這兒來了。

老林驚楞的神氣立刻變成惶慘，顫慄地不知做什麼才好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他枯瘦的身子好像比往時更矮小了。傅老爺同老曹走進這四壁彫零，積滿了灰塵昏暗破屋子裏，老林是一點也沒有知道。

——傅老爺來了！

老曹粗大的聲音把他驚醒了，才看見傅老爺昂然地站他面前，他忙着請傅老爺坐。他想只有求傅老爺開恩，今年的租等明年一齊繳。只有這樣，邊的辦法是一點兒也沒有了。

——傅老爺……。

——老林你該繳的租錢都預備好了吧。

——傅老爺……。

——你還有什麼話好說！你們鄉下人實在太壞了，太刁了。這一點租錢還不給我送去，非要等我親自來才繳嗎？老林，我一向待你都比別的田戶不同，你自己也明白，你就把租快點繳了

吧。

他微地說着，扁闊的鼻孔不住地翕動，老曹仗着他的勢趁機

會向傅誠獻媚：

——老林你還不趕快把租錢拿出來，傅老爺這樣厚待你，難道你還想賴租嗎？你們真是太不自愛了。快點！傅老爺還要到旁處去收租呢。你別等傅老爺發了脾氣，送你到衙門裏去吃官司。

老林愁苦地望着傅誠，顫聲地哀懇着，

——今年天老爺太不幫忙，簡直是一粒穀子也沒收。請傅老爺……

——你怎麼還不快點把租繳出來？

傅誠沒等他說完，把他的話打斷。老林慘白的臉上掛着縱橫的眼淚，斷續地淒切地乞求：

——傅老爺我求你開開恩，今年的年成實在不好，我們一家兩口到現在連冬天的衣服都沒有，糧食還不知道在那兒，此後我們的日子還沒法過呢。租錢傅老爺請您……

——不用說了，我一向是最顧全你們鄉下人的。這次我實在也沒辦法，要是我有辦法，我決不會來收租，

——傅老爺等明年……

——這樣吧，你今天沒有，就通融三天吧，限你在三天之內把應繳的租款送到鎮上農民銀行代辦所。老林，你看我是多麼地

愛護你們，你也應當爲我想。可是你一個錢也不能少的，因爲我短了人家錢，還不了人家，人家要告我的，到那時候你自然也難免吃官司。

傅誠把雪茄烟吸了一口，把剩下的烟頭往地下一丟就站起來：

——老林，你再細想想我傅老爺待你是多好。你可別連累我吃官司。

老曹跟着傅誠的腳後跟又到別家收租去。

老林呆呆地望着傅老爺同老曹的後影，他腦海裏的回憶，痛苦的印象，一層一層在他眼前映過，他想起五個月以前：

那一片綠油油的稻田，結着清香的稻花，以爲這一年的衣食，想來總可以不愁了，到年節還可以買點酒肉快活快活。……

一天天地守着，看見在這稻花上面的一年的衣食，臉上時時浮着希望的微笑，今年大概總不至于同去年一般，好好的黃澄澄的穀子被兩天兩夜的大雨冲得光光的吧？他想今年的命運總不會那麼壞了！老天爺決不會使一個好人受無辜之災？……可是，那麼一天的晚上，當他看着睡在床上的兒子，禁不住想起老婆同女兒而非常傷心的時候，屋子裏的煤油燈忽然被風刮滅了，接着就聽見呼，呼，的風吼聲，犬吠聲，人的喧鬧及小孩子的哭喊聲，混雜在一起，好像整個的世界在震撼，天大的災禍立刻降臨了。

經驗告訴他，他幾個月以來的辛苦同希望都要破滅了，心頭立刻黑暗恐怖，空氣緊緊地壓着。整整的一夜，他沒有合眼，幾次想到田裏去看看，開開門都被大風推進來，兒子又哭無喊着不讓他去。

——去看看難道稻子就不會被風刮壞了嗎？——這樣想着，終于被兒子的哭喊聲留住了。

天，還只有朦朦亮，風是住了，老林含着一線希望跑出門去，他明知道是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但，仍在無可奈何中自己安慰着自己：也許，萬一稻花邊同昨天自己由田中回來時一樣，不會

的，他自己也不相信會有那樣的事，他默禱着天老爺保佑那稻田不會像他所想像的那麼可怕。

他簡直連別人家的田隴都不敢看，一直地往自己的田裏走去，走了不多遠就停住了，因為他畢竟看見王榮福他們的稻，都同剛打過仗，死了許多的兵似的，橫七豎八地倒着。

他一面怕到田裏去，但一面脚步却向前移動，他茫然地終於挨到自己的田旁，用着氣力才把眼睛一睜，又趕快閉上。

事情畢竟是這樣可怕地發生了。

——老林傳老爺走了，他怎麼說的？

劉炳根榮福及鄰舍們見傳老爺走了，就跑進去慰問他。把他

從苦痛的回憶中叫醒來。

——他限我三天之內，把應繳的租送到鎮上的農民銀行去。

——那你怎麼辦呢？

王福很擔心地問了老林，他沒有回答。劉炳根的兒子根生，一個典型的青年，怒忿的火在他眼睛中燃燒着：

——沒有就算了。

——根生，在三天裏我要沒送到農民銀行去，他要到衙門裏去告我的，

——讓他去告好了！

——根生你不要胡說。

劉炳根一面說他兒子，一面勸慰老林。

——你也別焦急啦，慢慢地想個法子吧。

——我除了一頭瘦牛之外，沒有什麼可以變錢的。這樣吧，我就把牠買給你；炳根，你那頭牛也太老了，橫豎我也不想種田了。

三天的期限到了，老林把他唯一的財產賣給劉炳根，將地租送到離塾橋村有七里路的屏鄉鎮上的農民銀行代辦所。

他看見催各農戶清償抵押的佈告，高高的貼在門口的牆上。他望着那白紙上的黑字嘆了一口氣。

第二天早上，老林帶着他的兒子走了。